

詩歌與人生

王大任

文學精華文化紀錄

詩是文學的精華，文化的紀錄，也是人類表達心聲的工具。因為詩歌是人生社會的寫照，不僅人的一生離合悲歡的遭遇都是詩人筆下的題材，就是人類的自身也是無不富有詩的天性。我們知道人類在穴居野處的時代便已有圖畫詩歌，在兒童剛離襁褓的時候，便作帶有藝術性的遊戲。呱呱而啼的嬰孩能够為慈母含有韻律的催眠曲所陶醉，一個不讀書的鄉下人能够嘖嘖吟出山歌野調，可見人們生來就有審美和抒情的本能，這就難怪中國的詩經起源於民歌土謠，世界最古老的文學起源於勞民的吟呻吟唱了。

詩歌是民族心靈的結晶，要提高民族道德，必須提高民族詩歌。崇高的道德境界，雖然也是詩歌追求的一部份，但道德本身究竟是硬性的、直徑的部份，詩歌的全部是合煦覆育，它發揚民族道德的精華也是曲線的、藝術的，其溫馨處如同春天的太陽，能够溫暖到每一個人的內心！

詩歌不僅是民族心靈的結晶，它與繪畫音樂等藝術一樣，是超越世界的，是絕無壁壘藩籬之分的。因此在詩人的感覺上只有愛，沒有恨；只有美，沒有醜；只有自由，沒有奴役；只有和平

，沒有戰爭；只有溫飽，沒有饑饉；只有公理，沒有強權……萬一詩人碰到有違背人類善良本性的不平事物發生，詩人將會藉不平之鳴，作正義的呼號，向醜惡極權的一面作無情的指責和嚴正的批評！

· 復次，我們在漫長人生的途程上有時會感覺到孤獨的苦悶，只有詩歌能够解脫您現實的束縛，給您一個性靈的啓示，使您在沙漠中發現綠洲，使您在饑渴中得到甘露。經驗告訴我們，看喜劇有時候會發笑，笑完了，內心感覺到輕鬆愉快，看悲劇有時候會感動得流淚，但流完了眼淚，心裏却有一種說不出的喜悅。這種喜悅，便是詩歌對於人生最大慰藉。

詩歌與人生，它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麼呢？我認為應包括下列幾種境界：

涵養性靈赤子之心

知識的訓練與工作效率的提高，在工業社會已有其確立不拔的地位，但是性靈的涵養也同樣重要。一弛一張的道理，不僅用之於調弓，也同樣適用於人生。人生的「弛」是必須的，但是這「弛」並不等於放縱，也不等於偷懶和麻木，奔放與放縱固然都要不得，但是做人到了粗俗、獷

悍、鄙吝的境地，也是十分可憐。

人類天性原本善良的，孔子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相近而習相遠，就是因為後天物慾的蒙蔽。因為過於看重現實的利害，於是損人利己，勾心鬥角的事情都能幹得出來，而個人的本來面目因而喪失！我們唯有從文學的修養中，來祛除物慾、涵養性靈。所謂性靈，就是看得清物象，識得透事理。物慾好像眼中之障、霧裏的花。好好的目光、好好的花枝，都被障翳和雲霧所遮蔽。我們必須拆除障翳，澄清雲霧，乃能重觀光明。

一個良好修養的詩人，都能不失赤子之心，陶淵明、李太白、杜工部、荷馬、但丁都是不失赤子之心的偉大作家。古今中外的偉大作品，幾乎沒有一篇不是性靈流露。中庸說：「唯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盡性存真，是涵養性靈的不二法門，也是文學修養的起碼條件。

啓發人生傳染感情

詩歌的功用，誠如托爾斯泰所說：「在傳染情感、啓發人生、打破人與人的界限。」我們一般人都困在習慣所劃定的狹小世界裏，對於此外的世界都是癡聲盲啞。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

不知其味。詩人比較常人優勝，就在他們不但能
看到廣大的世界；而且引導我們一般人走到廣大
世界去觀賞，像一位英國學者所說的：「詩人借
他們的眼睛給我們去看。」希臘悲劇家和莎士比
亞使我們學會在悲劇世界中見出燦爛華嚴，邯鄲
夢和南柯記的作者湯顯祖，使我們在榮華富貴的
爭逐中看出人生的短景！在拜倫(Bayron)以前，
歐洲遊人沒有讚美過威尼司，在探納(Turner)
以前，英國人沒有注意到泰晤士河上有霧。沒有
謝靈運、陶潛、王維、柳宗元一班詩人，我們並
不能深刻發掘人心有許多曲折。所以最好的詩人
與小說家是說出他人想說而說不出的話，他能說
得恰到好處；他人表現不出的情緒，他能表現得
盡情愜意，使人家不容易再使用其他方式來表現
。沒有經過長時間離別的人，不能體會到唐詩
：「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兩句詩
的逼真。許多有過國破家亡骨肉流離經驗的人，
讀到白居易：「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
同」的句子，也一定感覺到這痛苦滋味的共鳴是
古今中外之所同的。戰亂時期的苦惱，若是得到
古人也與我們心心相印，具有同感，也就因此舒
暢得多了。

詩歌是啓發人生自然秘奧的一把通靈鎖鑰，
它引展同情，擴充想像，增加對於人情物理的深
廣真確的認識，在「山窮水盡疑無路」時，它指
出「柳暗花明又一村」。

移情作用物我一體

赫格爾(Hegel)說：「藝術對於人的目的

在讓他在外物界尋回自我。」這句話已經隱寓移
情的說法。移情作用最明顯的事例是欣賞自然，
大地山河以及風雲星斗原來都是死寂的東西，我
們往往覺得它們有感情、有生命、有動作，這都
是移情作用的結果。比如雲何嘗能飛？泉何嘗能
躍？我們却常說雲飛泉躍？山何嘗能鳴？谷何嘗
能應？我們却常說山鳴谷應。詩文的妙處，往往
都從移情作用得來。例如：「紅杏枝頭春意鬧」
句的「鬧」，「雲破月來花弄影」句的「弄」，
「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句的「忽
見」和「悔教」，「徘徊枝上月，空度可憐宵」
句的「徘徊」「空度」「可憐」，「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句的「舉頭」「低頭」，都是原
文的精彩所在，也是移情作用，物我一體的實例
。

朱光潛先生在所著美學一書裏，論移情作用
說：「在聚精會神的觀照中，我的情趣和物的情
趣往復迴流，有時物的情趣隨我的情趣而定，例
如自己在歡喜時，大地山河都隨着揚眉帶笑，自
己在悲傷時，風雲花鳥都隨着黯淡愁苦，惜別時
的燭蠟可以垂淚，興到時青山亦覺點頭，有時我
的情趣隨物的姿態而定，例如觀魚躍鸞飛而欣然
自得，對高峯大海而肅然起敬，心情濁劣時對修
竹清泉就可以洗淨刷盡，意趣頹唐時讀太史公刺
客傳或聽貝多芬的第五交響曲便覺慷慨淋漓，物
我交感。人的生命和宇宙的生命互相迴環震盪，
全賴移情作用。」所以法國心理學家德臘庫瓦敦
授(H. Delacroix)把移情作用稱為：「宇宙的
生命化」。從理智觀點看，移情作用是一種錯覺
，是一種迷信，但是如果沒有它，世界便如一塊

頑石，人生也只是一套死板的機器，人生便無所
謂情趣，不特藝術不能產生，就是宗教也無從出
現了。

情感的昇華與境界

羅家倫先生在所著「新人生觀」一書裏說：
「中國文化是最注重修養的，讀書的人固要有書
卷氣，就是將官也以儒將最能使人敬服，否則只
是勇將戰將，不過偏裨之才。在這擾攘褊狹、傾
軋排擠的人羣中，能有大雅君子，抱着恢曠的襟
懷，『汪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
的人，該多麼令人讚佩。在這爭名奪利、庸俗鄙
俚的場合裏，能有人如仲長子昌：『清如水碧，
潔如霜雪，輕世賤俗，獨立高步』的人，豈不可
以廉頑立懦？」羅先生說的境界，就是情感昇華
的作用，無否認可的，詩歌原是一種慰情的工具
，所以都帶有幾分理想化。藝術家不滿意於現實
世界，才想像出一種理想世界來彌補現實世界的
缺陷，這個普遍的事實就是佛洛伊德派學說的根
據。不過他們把缺陷彌補都看成性慾的，未免過
於褊狹。依他們看，文學與詩歌都是慾望的昇華
，把鼓勵低級慾望的潛力移來鼓勵較高尚的情緒
。詩歌像做夢一樣，用處在使慾望得到化裝的滿
足而使其昇華。誠然，古往今來常有因為戀愛失
敗而把情感昇華到文藝方面，科學方面，乃至事
業方面，因而得到了不起成就的偉大人物，更是
情感昇華作用高度表現。這種以昇感情華作用來
超脫世俗的物慾，真所謂：「志趣高潔，不同凡
響。」是值得人們嚮往與效法的！